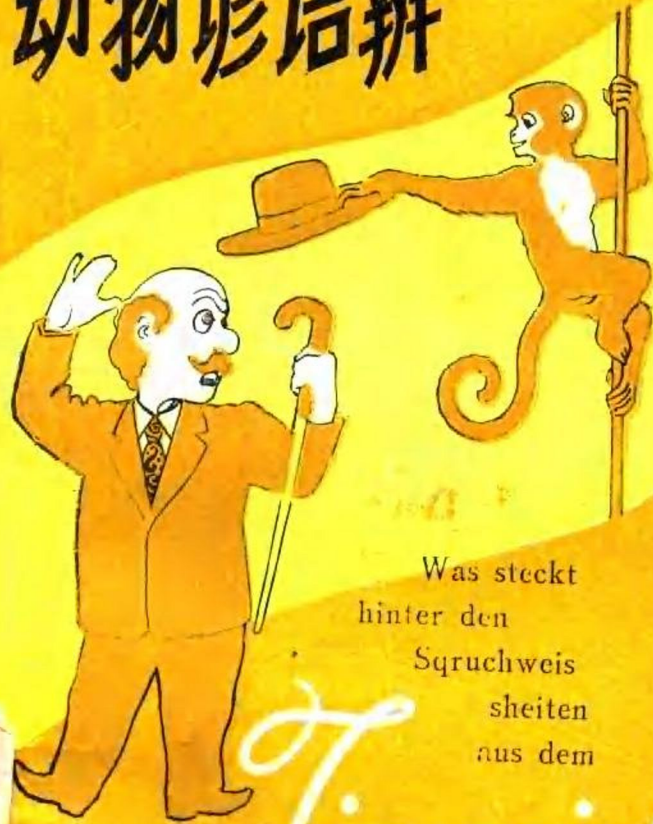


[ 联邦德国 ] 维托斯·德吕舍尔 原著

# 动物谚语辨



Was steckt  
hinter den  
Spruchweis  
heiten  
aus dem

Tierreich

陈 俊 编 译

5-49

## 动物谚语辨

〔联邦德国〕维托斯·德吕舍尔著

陈俊 编译

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新魏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昌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777 字数8.5万

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130

统一书号:17425·8

定价: 0.78元

## 内 容 介 绍

人们在交谈或书面著述中，引用涉及动物的谚语来抒发情感，说明问题，譬如“鳄鱼流泪假慈悲”啦，“讨厌的变色龙”啦，“蠢得象头驴”啦等等。然而却很少有人去怀疑这些谚语是否符合科学道理。联邦德国著名的动物生态学家、汉堡科学院院士维托斯·德吕舍尔在他的两本近著《碰见狼得学狼嚎》、《猴子替我捉虱子》中，以其科学家求实的目光，对某些动物习性作了仔细的考察和分析研究。列举大量事实针砭陈见，读后令人耳目一新，得益匪浅。两书在德国出版后，即引起国内外读者强烈反响，赢得了好评。陈俊同志此凡选择其中四篇译成中文出版，介绍给中国读者，实在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。综观全书，妙趣横生，译笔酣畅达意、幽默生动，值得一读。

## 目 录

1. “蠢驴”不蠢…………… ( 1 )
2. “乌鸦父母黑心肠”吗…………… ( 5 )
3. 委屈了变色龙…………… ( 9 )
4. 鸽子并非和平象征…………… ( 13 )
5. 盲鸡也能啄到谷吗…………… ( 17 )
6. “鸵鸟政策”辨…………… ( 21 )
7. 鱼是哑巴吗…………… ( 25 )
8. 鳄鱼也有似水柔情…………… ( 29 )
9. 蜜蜂不知疲倦吗…………… ( 34 )
10. 碰上狼得学狼嚎…………… ( 37 )
11. 蛇会施催眠术吗…………… ( 41 )
12. 船沉鼠逃的真相…………… ( 45 )
13. 从狮穴余生说起…………… ( 49 )
14. 塔兰泰拉舞与毒蜘蛛…………… ( 53 )
15. 鳄鱼的眼泪…………… ( 58 )
16. 一鸦不啄它鸦眼…………… ( 61 )
17. 猫狗不和的根子…………… ( 65 )
18. 六亲不认的蜘蛛…………… ( 69 )
19. 吵吵嚷嚷的苇莺之恋…………… ( 73 )
20. 狡猾的狐狸…………… ( 73 )

21.	鸚鵡學舌·····	( 82 )
22.	“鳳頭麥雞”考·····	( 86 )
23.	作壁上觀的雄獅·····	( 90 )
24.	亞馬遜的恐怖·····	( 95 )
25.	機靈的猴子·····	( 99 )
26.	話說兔兒爺·····	( 103 )
27.	啼笑皆非的母愛·····	( 106 )
28.	動物也愛開玩笑·····	( 111 )
29.	談談狗的幽默·····	( 115 )
30.	動物也會虛張聲勢·····	( 119 )
31.	也談猴類的模仿能力·····	( 123 )
32.	鴿子需要愛情·····	( 128 )
33.	烏龜的愛情慢節奏·····	( 132 )
34.	趣談猴兒照鏡子·····	( 135 )
35.	教堂里的老鼠·····	( 139 )
36.	笨蛋與聰明蛋·····	( 143 )
37.	鳥糞的衛生問題·····	( 147 )
38.	懶獸奇聞·····	( 151 )
39.	捅了馬蜂窩·····	( 155 )
40.	象白天鵝一樣純潔·····	( 158 )
	編譯後記·····	( 163 )

## “蠢驴”不蠢

在人们心目中，驴子是一种愚蠢的动物。世界上许多国家，驴子与“愚蠢”有着相同的涵义，“蠢驴”竟成了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大概没有哪一种动物比驴子挨的骂更多了。难道驴子真的那样蠢吗？让我们先来看看发生在非洲的一个真实故事吧。

在摩洛哥南部荒芜多石的地区，有一个年轻的柏柏尔人赶着一头身负重载的驴子，沿着小道向渥瓦查查德绿洲走去。突然，那驴子站在路当中，一步也不肯朝前迈了。柏柏尔人操起一根棍子猛揍驴子，可是不管用。他又死劲拉缰绳，那驴儿却四足立定，硬是撑着不动。柏柏尔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好不容易才把它往前拖了一两步。就在这当儿，那柏柏尔人狂叫了一声——一条盘在路边的剧毒眼睛蛇咬住了他！

在上述事件中，究竟谁蠢呢？难道是那及时发现毒蛇并站住不动的驴吗？

下面，再让我们看一看埃塞俄比亚沙漠中的野

驴，看看它们到底蠢不蠢吧。



埃塞俄比亚塔那基尔地区的沙漠之夜，是豹子横行无忌的时刻。惨淡的月色中，豹子的猎兴正浓，它们无声无息地在沙漠中逡巡。一阵热风吹过，带来了野驴的气味，可是这些野驴到底躲在哪里？那儿不是一头野驴吗？不，那是一丛荆棘。那五十米开外的一团黑影是不是？那只是一块岩石。那后面的是吗？也不是，那又是一丛灌木。豹子搜索了四、五十团暗影，每次都扑了空。

月夜里，荒漠上有着成千的暗影，差不多每隔数十米就有一个。然而在一千个暗影中，只有十五个才是真正的野驴。倘若驴群夜间聚集在一起睡

觉，那些夜间巡猎的猛兽就会从地貌的变化上发现它们。为了躲避危险，聪明的野驴在天黑以前就化整为零独自行动了。夜幕中，这些单个的野驴看上去就象一丛孤零零的灌木，或是一块岩石。猛兽屡屡扑空就会失去继续寻猎的兴趣，野驴便能安全过夜了。

当太阳从沙漠边缘升起之际，野驴又化零为整，迅速集成原先的驴群。这又是聪明的一着。因为，待一会儿又会有四头凶狠的鬣狗向它们发起进攻。

驴群很快围成一个圆圈。它们脑袋向里，屁股朝外，驴驹子就躲在这座环形堡垒的中间。只要有一头鬣狗敢于靠近防线，驴子就毫不客气地抡起蹄子来。进攻者马上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——一旦被踢中，就要被扔出去几米远，身负重伤。在这非洲的荒蛮之地，负了伤就失去了生存的能力，就意味着死亡。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！四头鬣狗只好快快不乐地跑开了。

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驴子的聪明。在漫漫沙海里，有一些极其危险的冲积沙地带。人一旦身陷其中，几十秒钟之内就会遭到灭顶之灾，救都没法救。遗憾的是我们人类很难去识别它。可是，驴群中的头驴（通常是一头经验丰富的老母驴）却能识别冲积沙。在沙漠中行进的时候，一碰到这种



危险地段，驴群就会在头驴的率领下沿着冲积沙的边缘曲线前进。

沙漠动物往往是在低洼地饮水，那些有蹄类哺乳动物在这里尽情地解渴。然而，这里也最易受到食肉猛兽袭击。当驴群饮水的时候，它们不是一拥而上，而是一头喝完再过去一头，其它的驴子在周围担任警戒——尽管它们都已渴得要命。请看，它们的聪明谨慎远甚于对水的渴求，这在沙漠里是多么难能可贵！

前不久，著名的动物学家海茵茨·哈克教授对许多种有蹄类哺乳动物进行了一次智力测验，其中包括斑马、角马、长颈鹿、羚羊等。测验的结果表明，最聪明的却是野驴。它的智力商数甚至高于马，而马是人们公认的“有头脑”的动物。

综上所述，驴子非但不愚蠢，相反，它们是有蹄类哺乳动物中的佼佼者。遗憾的是它们的聪明长期以来不被人们认识，所受的待遇也是糟得不能再糟：人们喂养它的方法不科学，给的饲料不够它充饥，还要在毒打中拼命地干活。

聪明的驴子偏偏冠之以“蠢驴”的“美称”，这真是太不公平了。顺便说一句，除了“蠢驴”之外，还有什么“傻骆驼”、“蠢猪”、“笨牛”、“呆鸡”等等说法，差不多所有的家禽或绝大多数家畜都被说成是愚蠢的。然而，我们不能忘记一条普遍

的规律，假如某种动物确实很蠢，没有生活智慧，那它早就在无情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了。经历千万载繁衍不息，这本身就显示了“蠢货”的能力。尽管我们人类聪明绝顶，某些方面也还望尘莫及呢。

## “乌鸦父母黑心肠”吗

著名的动物生态学家艾伯哈特·格威纳尔博士的装束真是古怪。他身着厚厚的皮外套，足登一双高腰皮靴，戴着头盔，外加一副防护眼镜。看他这身打扮，不明底细的人还以为他要上街打架闹事呢。其实，他是准备爬到一棵大树上去，现场观察一对渡鸦的巢。格纳威尔博士观察这对渡鸦已有很长时间了。他把公鸦取名“欧汀”，母鸦取名“弗莱雅”。尽管有人说他这样披挂上阵似乎有些小题大做，他还是周密地做了准备。他是鸟类专家，他深知渡鸦的习性。

离鸦巢还有一大截，欧汀和弗莱雅就出来“欢迎”这位不速之客了。欧汀从空中俯冲下来，用它那匕首般的鸦喙狠啄他的头盔，啄得头盔噗噗作响，好象敲小鼓。弗莱雅从下方发起进攻，猛啄他

的大腿和屁股。格纳威尔博士遭到两路夹攻，但是，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，他继续往上爬。

博士爬到鸦巢旁，看见里面有四枚鸭蛋。他并没有拿走鸭蛋的打算，然而，弗莱雅却奋不顾身地疾飞过来，用嘴衔起一枚鸭蛋，然后振翅飞向五十米外的一棵高树，把蛋放到一个小树洞里。直到格纳威尔博士从树上下来并离开那里，弗莱雅才把那枚蛋重新衔回巢里。动物学家认为，在鸟类中，遭受敌害袭扰时能把鸟蛋转移到安全地带的，还只有渡鸦。

目睹这一奇迹以后，格纳威尔博士对欧洲流行的一个谚语——“乌鸦父母黑心肠”就更怀疑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人们常用这个成语来指责那些虐待儿女和听任儿女堕落的父母。

再让我们看一看雏鸦出壳的情形吧。壳内雏鸦的尖嘴上有一个米粒大的角质物，人们管它叫“蛋牙”。破壳之际，雏鸦就用这“蛋牙”去啄蛋的内壁。当然它不是瞎啄一气，而是啄成一个环形。可是要啄成完整的环形很费力，雏鸦得低下脑袋来往下和往后啄，这可不是好受的。乌鸦妈妈深知未出世的儿女的苦楚，它不断用鸦喙轻轻调整蛋的位置，以便雏鸦不用低头就能啄壳。鸟类中，渡鸦的这种本领也是独一无二的。

破壳以后，雏鸦要从里面爬出来也是一件艰极

难的事。乌鸦妈妈在一旁守候着，只要一看见蛋壳破裂雏鸦挣扎着向外挪动，它就伸出鸦嘴，轻轻地叼住小宝贝往外拉。这时候，乌鸦妈妈实际上充当了“助产士”的角色。拉出一只雏鸦以后，乌鸦妈妈马上给它擦拭身体。这项工作费时很多，往往达一小时之久。雏鸦出世以后，每喂完一回食，乌鸦妈妈就要给小乌鸦们做一番清洁工作。清洁工具就是它的利喙。可别担心那锋利的喙尖会啄到儿女的身上，工作起来，它的嘴巴就象精密仪器那样准确。不过，尽管如此，小家伙们对这种过分的清洁要求总是不耐烦，当乌鸦妈妈啄它们身上的脏物的时候，小家伙们总是“喳喳”叫个不停。人们观察了这个场面，便错误地认为老乌鸦在虐待小乌鸦。于是“乌鸦父母黑心肠”的说法便不胫而走。否则，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种说法的来源。

在小家伙们的成长过程中，乌鸦父母真是操碎了心。天气冷了，它们就把窝中垫得蓬松松的，把小家伙们裹得暖暖和和，只让它们的嘴巴露在外面。到了四、五月间，天气变暖。在阳光照耀下，窝内的温度显得过高，乌鸦父母又来给孩子们装“空调”了。它们在窝底啄开一个一个的小洞，让新鲜凉爽的空气在窝内顺畅流通。假如天气过于炎热，这种“土空调”不起作用的时候，乌鸦妈妈也有应急的妙法：它飞到池塘边，把腹部浸在水里，让腹羽泡

得湿漉漉的，然后立即飞回巢里，让水从羽毛上滴下来，挨个儿地给孩子们“淋浴”。在鸟类中，除了渡鸦以外，只有撒哈拉沙漠地带的沙鸡有这个本领。

孩子们口渴的时候，乌鸦父母便飞到水塘边，在嗦囊里灌满清水，然后飞回窝内，把珍贵的水从嗦囊里挤出来，一滴一滴地送到孩子们大张着的嘴里。鸟类中，也还只有鹳鸟有这个本领。

让我们再来看看乌鸦是怎样喂养孩子的吧。雏鸦出世的第一天，父母捉来飞蛾喂它们，喂之前先把飞蛾啄得稀烂，分成一小团一小团塞到孩子的嘴里。到第二天，食谱又变换了。这天是喂它们蟋蟀和灶马子。不过事先也有一番加工：把所有的翅膀、脚和尖尖的触角统统剔除，以防这些硬东西划伤孩子们的嫩喉咙。从第三天开始，乌鸦父母就把捕获的老鼠带回窝来，它们先对死鼠做一番处理，其中最柔软最可口的部位挑出来喂孩子，如鼠的心脏或脑髓之类。许多天以后，它们才拿老鼠的腿部肌肉喂孩子，这些肉都是去筋剔骨并事先在水里泡得松松软软的。

综上所述，乌鸦父母与儿女们的关系是无可指责的。它们的一切行动都符合大自然的规律。所以，“乌鸦父母黑心肠”这个谚语不能拿来就用。可以这样说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一对养儿育女的夫妻若能

得“乌鸦父母”的称号，不但不会感到羞惭，还会引以为荣呢。

## 委屈了变色龙

下午三时左右，一支沙漠动物考察小分队来到了摩洛哥东南部的瑞索尼绿洲。经过近一天的长途跋涉，全队人员都有些累了，小分队的队长躺到一棵低低的海枣树下，双手枕在脑后，眼睛凝视着墨绿色的海枣树叶，陷入了沉思。

忽然，一张约二十厘米长的树叶摆动了起来。真怪，此刻根本没有一丝儿风，其它树叶也没有这种无风自动的现象。离树不远坐着考察队的另一位队员，他正在摆弄照像机，每当他的动作稍大一些，那树叶就停止摆动。这种奇特的现象吸引了队长的注意，他悄悄地坐起身来。就在他的鼻子快要碰到那“树叶”时，他才看出，这哪里是什么树叶，这是一条变色龙！

这条深绿色的变色龙四足攀着树枝缓缓向前移动，也许它是在觅食，也许是为了躲避这些不速之客。队长一伸手抓住了它。这条变色龙一被抓到手

上，便立即从深绿色变成了黄褐色。这是在模仿人的手掌皮肤的颜色，似乎这样一变，它就会从手掌上消失。队长想把它捏紧一点，它却在他的手指上咬了一口。队长手一抖，变色龙掉到脚旁。眨眼之间，它又变成了沙黄色，几乎与树下的沙土融为一体。队长重新抓住它，把它放到树干上，它马上变成了与树干毫无二致的暗褐色。再让它爬到树叶上，它又迅速变成原先的深绿色。

队长夫人也是考察队队员，她被变色龙的这套令人眼花缭乱的魔术吸引住了。她过来想试一试这变色龙还有多大的能耐，于是，先把它放到自己樱红色的裙子上，再把它放到自己天蓝色的衬衣和彩色大方格丝绸围巾上。试验的结果令人失望：尽管这变色龙想变出适合外界环境的颜色，无奈力不从心，变出的却是极不协调的斑斓杂色。

这样看来，变色龙这种奇异的动物并非“万能魔术师”，而是有所能亦有所不能的。一方面，它能在瞬间变出适应环境的颜色，借助于这种本领它能在天敌面前隐蔽自己，也能在猎食时不被对方发觉；另一方面，它的招数有限，无法变出它不熟悉的色彩。

爬行动物中有变色龙，人群中也有“变色龙”。比如这样一种人，他在上司面前百般讨好，阿谀奉承，为了达到往上爬的目的，不惜出卖自己的同事。

但是，在同事面前他却又摇身一变，人云亦云，甚至慷慨激昂地诟骂上司。人们往往给这种人送一个“变色龙”的雅号。至于在政治风云中，那些翻手为云，复手为雨的“变龙色”更是屡见不鲜的了。不过，那些自以为得计的“聪明人”得记住这样一点：变色龙并不能随心所欲，弄不好就会露出马脚来。

我们进一步研究一下这种爬行动物的变色规律，将有助于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。经过长期观察和反复试验，人们发现变色龙不全都是依照外界色调来变换颜色。在某些情况下，变出的颜色取决于它的“内心情绪”。就象人在羞愧时脸会发红一样，变色龙在情绪波动时，变出的颜色也各不相同。拿南非的一种头部长有两片肉垂的变色龙来说吧，假如另一条变色龙惹得它发了火，它就会立即变成墨绿带黄斑的色调。还有一种奇特的扁体变色龙，它一旦发怒，身上就会出现彩色的网状花纹——底色为天蓝色和鹅黄色，上有黑白斑点。一条正在求偶期间的雄变色龙通体乌黑，就象穿上了黑色的燕尾服。在它向一条雌性变色龙求爱的时候，假如有不知趣的第三者想来插足，它就会勃然大怒，立即从乌黑色变成象牙白色，而且周身胀气，胀得象个气球一样。怀孕的雌变色龙色彩异常华丽，让人一看便知道它正处于“非常时期”。



有趣的是，当两条变色龙相遇，一场决斗在所难免的时候，人们从它们变换的颜色上便能判断出谁对胜利充满信心，谁表面气壮如牛而内心恐惧。因为胜利，失败，占上风或被慑服，完全绝望等等内心活动都有特定的色彩表现出来。说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，世上还没有一种动物象丑陋的变色龙这样喜怒哀乐形之于色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变色龙乃是一种表里如一的动物，它改变颜色是为了适应严酷的自然环境，并不弄虚作假，它的颜色总是在说真话。而人类中的“变色龙”呢，他们为了一时之利，藏头露尾，躲躲闪闪，尽量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。所以用“变色龙”去形容那些两面派或多面派，确实委屈了这种动物。

那末，变色龙为什么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换颜色呢，这要从它的皮肤结构说起。它的皮肤共分六层。最外面的是透明的玻璃状皮层，其次是黄色色素细胞层，再次是红色色素细胞层。在通常情况下，色素是呈微点状存在于该皮层的细胞中的。在神经中枢的指挥下，这些微点能一下子扩散开来，使得整个细胞甚至整个皮层都“染上”该色素的颜色。第四层和第五层是反射层，分别反射蓝光和白光。第六层最古怪，它象一个扁的墨水储器，通存过数不尽的枝状毛细管道与上面各层相连。什么地方需要黑颜色，“黑墨水”就会立即被“挤”到那